

神示
苍生
三部曲

积垢

映泉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积垢

神示苍生三部曲

映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积垢/映泉著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1998

(神示苍生三部曲; 3)

ISBN 7-5354-1636-5

I. 积… II. 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3659 号

责任编辑:张正平

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刘 英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印刷者: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(电话:85837121)

开 本:850mm × 1168mm 1/32

插 页:2 印张:16.75

版 次:1998 年 4 月第 1 版

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字 数:360 千字

印 数:5001—8000

ISBN 7-5354-1636-5/I · 1269

定价:28.0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自序

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，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。翻遍古籍，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大的舞台供如此之多的人尽情驰骋？也许经历过太久的沉闷，也许适应了过长的贫寒，突然拆开了身心的束缚和思想的禁锢，我们看见的空间是如此之大，道路是如此之宽，于是，蓄积得过久的力量便迸发出来，为了民族的昌盛，也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，万众一心，各显神通。

千载难逢的机缘，却也有千年未遇的难题。各自想着各自的命运，各自制定着各自的目标，因此，这世界变得奇妙无比，而又神秘莫测。梦寐以求的，一直没有看见；仿佛就在手边的，竟越求越远；算盘拨得熟练的，反倒被傻瓜算了；小心谨慎的，在关键处却虚了一脚；爱得死去活来，哪知是个误会；恨得咬牙切齿，却又是个盟友；拼命挣来的，未必是想要的东西；艰难跋涉的目的地，原来竟是不想到的地方……朋友的圈子重新组合，情人的标准重新审视；利益与道义，有如熊掌与鱼，往往不可得兼；得到的与失掉的，好

比西瓜与芝麻，常常做了错误的选择。这些，便是被五彩缤纷遮盖着的现实。

这套书，展示的就是这种色彩。总题目叫做《神示苍生》，寓意在于苍生的不由自主。这神，是百川归海的大趋势，不由你不动；也是似近却远的灯塔，让我们难顾风雨，同往那一个方向奋进。

第一本叫《红尘》，说的是今天的人间烟火。

红尘滚滚，人海茫茫，大家都在追寻什么？恐怕我们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。一个村姑，何以跟海外大贾撞到了一起？一个谁都看不起的老头，怎知他不是个卧薪尝胆的勾践？海内海外，穷乡都市，莫名其妙地筛到了一起；君子小人，文人武夫，糊里糊涂都成了同一幕戏的角色；过去未来，新帐旧债，都将在这一刻一笔笔清算。不可能的事成了可能，想不到的事正在发生，这就是今天的奇妙之处。谁都不甘于寂寞，都要展示自己的魅力和能耐，便不可避免地与他人碰撞，悲喜剧就这样产生了。既是红尘，便不是那么纯正，许多道理，许多感悟，只有在碰撞之后方能明白。

第二本叫《伤舟》，顾名思义，受伤之孤舟。

之所以受伤，是因为那个多风多雨的年代，更因为他自己爱在海浪中颠簸。一次次成功，一次次失败，事业的成功处，就是人生的失败处。爬得越高，跌得越重——这是特殊年代送给奋斗者的至理名言。然而人对事业的追求和对功利的渴望总是压抑不住，尽管碰得遍体鳞伤，仍是管不住自己。弄到最后，他将全部的热情用来对付人，伤了别人，更伤了他自己，直到他发现得到的反比失掉的多。八年前，我将它的一部分在杂志上发表，取名为《人约黄昏后》，曾赚取过几

掬同情的泪。经过重新打整，换掉了女主角的名字，因为她与另一主角同是一个“云”字。

第三本叫《积垢》。是社会的尘垢，也是观念思想上的杂汁。

桃花盛开之时，细菌也苏醒了；打开了窗户，随着清新的风，也飞进了苍蝇和蚊子——这是人们对新时期的总结。春风荡漾中，一幢幢高楼大厦在汗水里矗起；色彩纷呈下，一笔笔金钱在谈笑风生间转移。大都市如吹气泡似地膨胀，豪华车像变魔术般地增多。楼内笙箫管弦，楼外仕女如云，灯红酒绿，觥筹交错，晕晕乎乎都做着奇怪的梦——难得将它一笔说清，借一首元人周文质的散曲，来形容一下这风景。题目叫《叨叨令·自叹》：

筑墙的曾入高宗梦，钓鱼的也应飞熊梦，受贫的是个凄凉梦，做官的是个繁华梦。笑煞人也末哥，笑煞人也末哥！梦中又说人间梦。

再说说这部书的来历。有人说，现今创作是长篇不及中篇，中篇不及短篇，短篇不及报上花边（有人叫文化“快餐”，有人叫“文化零食”，不是鲁迅的花边文学）。我这人反应迟钝，不信邪也不听劝，再加上除了爬格子别无事情可做，便横扛竹竿进城，憋到底了。不但写长篇，而且一写就是三大本，我就不信卖不出去！十二亿人，总不成都去吃零食了，总不成找不到几个知音。我就这么想着写着，三大本便产生了。这是聪明人不会去干的买卖。

我是个专业写书的，既无丢不起的身份，也无摆不脱的

政务，倒好，有足够的时间写，直写得将爬格子当跳舞打麻将，有滋有味，倒不太在乎出路。我的朋友多，工农商学兵，大亨穷光蛋，方方面面都有联系。有人开玩笑说我社会关系复杂，其实这也好，到人所不到，便见人所不见。而且还做过几年生意，为了知道梨子的滋味，亲自去啃过一口。几年下来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得意的，赚的是小钱得的是小利，真正赚得多的却是一脸麻木；要死要活的，输的只是小本，输得多的倒说“问题不大”；那些为了还银行贷款愁眉不展的，贷的钱一定不多，欠大钱的反倒气壮山河，要银行去叫他爹娘；钱是资本，有时候穷也是资本……这些都是生活，是我的朋友们提供的生活来源，是我尝了那一口苦涩的代价。你要做生意？你要找门路？你要了解行情？我就先请你掏腰包买上这套书，读完了我们再说。

有人说，市场经济了，卖得出去的就是好书。但又有人说，地摊上的东西销量倒多，却是乌七八糟，真正的好书出不来，意思是说，卖不动出不了的就是好书。我既不信没人读的就是好书，也不信有人读的都是好书，尤其是非学术著作的小说。是好是不好，各人自有各人的尺度，能够让读者在书中找到一点共鸣的东西，便是写作者的欣慰。

第 一 章

如果你从乡下新来乍到这个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，只见高楼林立，高楼下的马路上车水马龙，禁不住会感慨万千，热血沸腾。给你充分而直观的感觉是时代的确进步了，数十年不曾变化的城市，仿佛一夜间就换了新颜。

然而当你深入了解了各大楼里的内幕之后，带给你的就不仅仅是激动了。同在一个蓝天之下，同是一个市委领导，为什么掌管钱财的单位肥得流油，而直接生产产品的却发不出工资？那些投资者在不了解底细的人眼里都是那么神圣，但在知道他们过去历史的人嘴里就失了尊严。某某，是“文革”中跑到香港去的一个瘪三，回来时就成了“爱国侨胞”；某某，曾是某单位一个小科长，用公家的钱炒地皮发了，钱还给了公家，赚的就成了自己的；某某，以他的特殊关系从

银行贷款修大楼然后卖出去，是银行帮他发的大财……了解越多，你将越是心里难平，那些曾让你感慨时代进步的高楼渐渐模糊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某些人某些事的不满。

工人农民小职员，面对的现实是钱不值钱，却又挣不到钱。便禁不住要思考一个问题：钱到哪里去了？望着那些灯红酒绿下的新贵们，有羡慕，更有仇恨。

竞争的幌子干着争斗的把戏，难以跟人对等较量的便在暗中挖墙脚，于是一些大款们的钱越积越多，脚下却越来越虚。为了保住既得利益，更为了今后的发展，便对“朋友”进行新的划分，作新的理解，迅速从贫贱之交中解脱出来，结交新的朋友。于是“朋友”的称呼下实质却是狼狈为奸。

高楼竖起来再不会动，从里面进出的人们却常换常新；马路修了再不会变，坐小车的却有许多站到了等公共汽车的人群中。有的脚踩陷阱而身败名裂；有的抖过那么几天，最后落荒而逃。既然经济变得如此重要，道德也就成了次要的东西，发了财的还想着发更大的财，没发财的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捞他一笔。做了缺德事就往更缺德的人身上找安慰：他们比我更缺德呢！艰苦奋斗被人嘲笑，有钱有权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好汉，大街上车流滚滚，人如潮涌，都是为了什么？

“如此匆忙，绝不是为了道德！”

这是报社记者祝锦文说的。

怎样才能发大财而又立于不败之地？凡是在这么想的，就已经没有了竞争能力了。真正能做到的不这么想，或是用不着这么想。要弄通其中的道理，那你得动动脑筋，弄通了你就不会去做那种白日梦。

解剖一只麻雀，或许能解开一个谜。

南郊几年前还是一块菜地，香港来了个大老板，山里来了个小姑娘，两个毫不相干又身分悬殊的一老一少十分凑巧地结合起来，便让这里出现了奇迹。他们开发了小区，加速了这地方的建设，现在，报社、社会科学院、新华分社、科委都集中到了这里，它已是有了几条街道的繁华地了。十字路口坐落着一幢五层楼房，那墙上好大一块霓虹灯组成的招牌，上面最显眼的是一个大大的“舞”字。知道它以前模样的人们还记得那位可怜的姑娘，她对这一方有着重大贡献，却不料为一件与她不相干的案子坐牢去了，也不知什么时候她能出来。

管着那一幢楼的，是那个傅彩云的小妹妹，她叫傅彩石。

大姐被抓走时，彩石才来这个城市一年，那时她好伤心呐！大姐走了，大姐的好朋友们分化瓦解，她一个人守着这个摊子，成了个外来妹。接着她二姐来了，但二姐接了金华商场，搬到琵琶巷住去了，她更显得孤独。不过没过多久，她发现她成了这一方宝地的公主，这五层楼房成了她的。她赚了钱，再也不用向大姐交账。五层楼，底层开着餐馆和商店，二层有个舞厅，除了自己留下几间，其它的就开成了招待所。她做着好梦，客人们在这里住，在这里吃，在这里玩，让她财源滚滚。于是她打起精神来，发誓干出一番事业来。

但没几天，她就发现事情远非她所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税务所三天两头来查账，派出所来舞厅看有没有卖淫嫖娼的，还有些人来舞厅和餐馆闹事，还有一些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人们，收卫生费、暂住人口服务费、教育费、绿化费……一个个都得罪不起。她三天两头哭哭啼啼，好容易这头刚平息了，

那头就又起来了。这还不算，她的手下人不服管束，背着她不知干些什么名堂，便动不动吵架。原来生意并不是那么好做的。大姐在时曾对她要求很严，她那时认为大姐狗肚鸡肠。现在她才明白，若不是大姐那时候强化训练那一阵子，她只怕一时都过不下去了。

就在她战战兢兢的时候，她意外地碰见了一个人。

二

那是春天的一个晚上，彩石的大姐被抓走了不多久。天气慢慢暖和了，尽管仍有嗖嗖寒风，但那些正当妙龄的淑女们等不及浓春的到来，一个个穿上了裙子，套上春装，展示出她们迷人的身姿。

每日晚上，这里就仕女如云。只有在过了许久以后人们才清楚这个现象的内情，原来那些淑女们大多是三陪小姐，其中也有陪人上床的。彩石看出名堂来了，但她谁都惹不起，为了利润，为了安稳，只好睁只眼闭只眼，查来了再说。

舞厅的音乐响起，高墙上那个用霓虹灯做的大大的“舞”字，照得半条大街都看得见，那美丽的字随着优美的音乐一闪一闪，说不尽的柔情蜜意，灯下人影晃动，都是要到那个地方去陶醉一夜的。彩石收拾好之后，洗了澡，也到舞厅去看看，因为她知道管舞厅的快要自成气候，收钱的常常打埋伏。那里面是一个繁华地，是一个乐园，也是一个谜。多少人在里头干起了外人所不知道的事情，也有多少人就在这缠绵的音乐中发财，或被人暗算。她自身难保，更管不了别人的死活。一进那道门，看见舞厅后排坐着好些敞胸露腿的

姑娘，她才能得到一点儿安慰。那些姑娘有的是周围工厂的工人，有的是待业在家没生活来源的，还有的是从远方来闯荡世界的，甚至还有隐瞒身份的大学生。她们到这里应召，有一个名词叫做“坐台”，她们是坐台等候召唤的，每晚五十元或者一百元。一些单位请客跳舞，却没有舞伴，于是舞厅便做起了这种生意。客人跟管舞厅的人嘀咕几句，管场子的问清人数，就叫两个三个姑娘跟着那人走，生意便做成了。那些姑娘为了能够得到一份差事，常常不得不笼络舞厅的管家。对比那些人，尽管受气，尽管艰难，也算是不错了。她知道人们羡慕她，内心底也恨着她，任何人都得罪不起，管场子收好处费她也就不得不迁就。

她进到里间，刚坐下来，一个人影荡了过来。这个人说不清年纪，他头发稀少，昏暗的灯光下看不准他的脸。

“傅小姐肯赏光吗？”

她含笑站了起来。

“不是我，是我们处长。遭孽，堂堂处长不晓得怎么请人跳舞。拜托傅小姐，教他一教。”

这个“三毛”式的人物很知道女孩子的脾性，你只要把她抬得很高，说是让她去救苍生，她就会高兴。果然，她笑着点头了。一般情况她是不会答应的，台子上坐了那么多姑娘，何必要找她呢？但是既然对方知道她姓傅，而且又抬出了处长，那就一定是某个单位的要害人物，而且知道她的底细。

“请跟我来。”

虽是她自己的地盘，虽是常怕有人耍流氓，但她不得不硬着头皮跟着他走。来这里的人物都不知底细，天晓得有没

有绿林好汉和通天的人物。

在一个包厢里，孤零零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，她放心了。那个人衣着整齐，文质彬彬，显然这个人说的没错，是个吃国家饭的。看样子那人尽管心痒难抓，却还没有放开手脚。

“处长，这位是傅小姐，是这幢大楼的老板。”

那男人站起来，温文尔雅地笑着：“不好意思。那就请吧。”

他向她微微一躬，彬彬有礼。他出来了，她大方地伸出手去，那人就揽住了她的腰。她现在已经老道，跳舞时从不跟人说话，跳完了就走。那人并非不会跳，只是脸皮放不下来请小姐罢了。他憋着很好听的普通话跟她说话：

“听说傅小姐是××县的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们是老乡呢。”

“您在我们县工作过？”

“我是土生，上学出来的，二十多年没有回去过了。”

听说是自己的家乡人，而且又是处长，她禁不住好奇了：“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”

“一个爸爸，一个妹妹。”舒处长叹了一口气，“爸爸是个右派，妹妹受影响在农村，婚姻也不幸福。”

“您在什么单位工作？”

“×××。”

这是一个管着物资计划的单位，属市政府管，为了怕人七猜八想，只好模糊过去，用这么个记号代替。

“您今天是招待客人？”

“几个从外地来的客人，招待一下。”

彩石在他乡遇到一个当处长的家乡人，仿佛遇到了亲人，眼睛发涩鼻子发酸，就跟对方扯起了云雾山，扯起了一些小地名。那个人果真是家乡人，她的家乡他都去过，还说曾去云雾山普通寺向菩萨磕过头的。

“我的家就在普通寺旁边，你站在那里扭头一望，看见的第一幢房子就是我家。您贵姓？”

“姓舒，舒不群。”

她咯咯笑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这名字好怪。”

他也一笑：“是怪。爸爸取的。这个名字害得我几十年难得做人。”

说了几句话，一曲就跳完了。舒处长向她微微一躬，走了。他到包厢去了。她不能在包厢里坐，到柜台前去跟那位站柜台的小姐闲聊，问她今天收了多少之类的话。跳这么一曲对她就跟和人打个招呼一样，留不下什么印象。不想这时，那个有些秃顶的男人又来了，买了几包烟，再买几包口香糖，扔给她和站柜台的小姐，然后就跟她们聊了起来。

“你贵姓？”彩石问他。

“我姓谢，谢有成。因为头发稀少，人称谢光头。”说着，他从皱巴巴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。

彩石看了看，笑起来：“哟，还是个记者呐！”

“混饭吃。”谢有成嘻嘻地笑，“帮杂志和几个报社跑跑腿，就发个记者证。其实是个水货。”

站在柜台里的小姐笑道：“你倒还爽快，不怕掉底子。”

“我浑身上下就只这么一点儿优点了。现在不是打假吗？”

你看台上那个唱歌的小姐，什么‘著名歌唱家’。‘著名’了还到这个地方来吗？还有我们市那个插科打诨的小丑，大前年是‘著名演员’，前年是‘著名表演艺术家’，才过了他妈的年把，今年就吓人一跳，成了‘著名艺术大师’了。什么一级作家一级记者一级编剧一级理论家，还加个‘国家一级’，水货多得很。比起那些骗人的家伙来，我看卖几只灌水的鸭子算得了什么。”

这家伙诙谐滑稽，引得两个姑娘哈哈大笑。

“你不是处长的手下呀？”彩石问。

“只是跟他好。舒处长可是个狠人物，只是不该是市长的女婿。”

“什么？市长？沈市长的女婿？”两个姑娘都吃一大惊。

“咳，不是市长的女婿只怕早就提上去了，市长的女婿就要严要求，弄得他的同学们都成了副厅长、厅长，他还是个处长。”

“他跟我还是家乡人呢。”

“是吗？那太好了。”

“好什么？”

“他从来都不给人家办私事。你是他家乡人，可以找他干些事。比如钢材吧，只要他说句话，没有办不好的。他是管这一行的。他早就不想当这个处长了，要是过几天他不在位子了，他想帮忙都不好办了。你快去说。”

彩石猛地想起了自己的大姐。大姐不是跟那个姓宋的副市长好吗？记得初来这个城市时，大姐一天就收了七万之多，没被她看见的那该有多少？这就是认得了有权的人的好处。现在机会来了，想想没个人做依靠成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就让人

伤心，此时不抓住，再到哪里找机会去？于是她的脑袋发热了。

“喂，他会不会帮忙？”

“你去说嘛，他不答应至少也不会给你难堪，去说说。”

彩石想了想，当真就去了那个包厢。

三

舒不群不是招待谁，而是“五一钢厂”的龚子寿代表工厂招待远方来的客人，请他来吃一顿玩一玩的。龚子寿四十岁上下，宽下巴，阔嘴巴，硬戳戳的短头发如一把板刷，跟任何人都是哈哈连天。他当着供销处长，大把花钱，请了好几个绝色美女作陪，让舒不群这个处长如一个乡巴佬似地畏畏缩缩。那些姑娘们显然只把龚子寿当了大老板，音乐一响就邀龚处长跳，龚处长就打着哈哈一个挨一个地来。他发现龚处长在女人面前是个老手，在舞池仿佛在自己的家里一样，将那些娘儿们搂得很紧，那手也十分地不规矩，并不怕谁看见。龚子寿闹腾得越厉害，舒不群就越是没情绪。处长比处长，处长不一样，他这个上级机关的处长在下级处长面前寒碜得不成样子。

正感到悲哀，正感到无趣，谢光头来了。这个冒牌记者其实没什么事，对那么多女孩子也没有兴趣，贼眉鼠眼只往一个个包房里瞄。看见舒处长，他就钻了进去。谢光头曾经醉心写稿子，写了几年没写出个名堂，往报社送的礼物倒不少，以后又做生意，也没做出笔买卖。现在在一家小报里当记者，实际干着一些拉皮条的勾当。他知道那些值得一缠的

人物都在一个个包厢里。舒不群曾帮他拉过一回广告，他就对舒处长贴得紧了，因为他发现这位处长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。

“大处长怎么不跳，一个人坐在包厢里呢？”

“不会。”他以此话掩盖他的尴尬。其实他会。

谢光头屁股才落座就站起来：“没女伴吧？我给你拉一个。”也不管舒不群同意不同意，他就出去了。过一会儿就拉来一个彩石。

这个大楼的来历舒不群知道，这个小丫头的底细他也清楚，本没有搭话的兴趣，跟女老板一跳，就开口说起话来了。谁知这个谢光头是个有心人，他让彩石动员舒处长下海。舒不群其实早已有心，只是还在犹豫中。

龚子寿和他的客人们搂着姑娘们进来了，客人们一致夸舒处长的舞跳得好，这让舒不群稍稍好受了些。龚子寿跳热了，敞着怀，胳膊耷在一个姑娘肩头，高声大噪地说：

“我说嘛，人家舒处长温文尔雅，要么不跳，一跳就拉上了舞厅的老板，又漂亮，又体贴。哪像我们这些大老粗，抱着个粗糙姑娘，跳的是现代秧歌，出尽了洋相……”

他怀里的姑娘不依了：“喂喂，原来你嫌我们粗糙呀？”

“哪里哪里，细得很。我这是比方，抬人家舒处长的。怎么这就不懂？看起来还是粗糙。”

他的话引起一串大笑。

乐曲又起，包厢的人们跳舞去了，又只剩下舒处长。见彩石来了，舒不群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刚才的打趣扯的就是这位姑娘。他一脸和善的笑，请她过去坐。彩石正想着如何开口，谢有成紧随其后钻了进来。